

洞见

让文学的归文学,才不会对时代语境下具体个体的选择做过度的道德审判,才会避免空洞理念的粗暴与专横

对作家个体心曲的深切体察

□赵晋光



重构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和持续推进的。著者指出,“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建构、解构与重构经典的复杂过程”。

当文学的圣殿日渐遭遇沉落的危机,文学经典的重建就尤显迫切和必要。贺仲明教授新著《审美与省思:对话现代文学经典的切要和途径》。

这部新著更关注的,是在开放性和过程性的历史中,重建文学经典的切要和途径。这首先从对审美的省思开始,而审美则是基于对文学自律性的理性思索。

正是基于对人的关切、对处于历史过程中的人的同情和悲悯,作者发出如此感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部作品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无法逃脱历史选择的宿命。”

文学经典建构又是在不断

出版

书单

1.《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赵毅衡)

一部跨学科研究非常实用之工具书,国内十分经典和重要的叙述学理论著作,赵毅衡教授思考近三十年之作品,简明理论辅以丰富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实例,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



2.《饮食与中国文化》(王仁湘)

大众考古领军人物、《国家宝藏》栏目特聘专家王仁湘潜心力作,332幅珍贵图片,带我们从一线考古现场和浩瀚丹青典籍中追寻远古韵味,还原充满色香味的古代盛宴。

3.《巴尔米拉》(保罗·韦纳)

法兰西公学院荣誉教授保罗·韦纳执笔,用令人兴奋、可读性一流的叙述,描绘一座在政治帝国与文化疆域层叠的中间地带发展繁荣的古城巴尔米拉。15幅高清图再现已毁遗迹,法国上市3个月热销10万册。



4.《狩猎聚会》(露西·福利)

该小说的内核使人想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无人生还》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并赋予了古典派侦探小说崭新的魅力。

5.《枭獍》(时晨)

华文推理界炙手可热的原创作者——时晨,融合社会元素全新突破之作。穷途末路之际,暮年老人奋起反击!直击人间的隔阂、老年人的困境与养老机构乱象。

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数量激增、影响力增强,而北美新移民文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研究者对北美地区华文文学的关注主要是面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写作。

9月17日-18日,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联合加拿大约克大学、温州大学举办了“回顾与前瞻:新世纪加拿大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华文文学有哪些新的发展?今天的海外华人作家是如何想象和书写中国的?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暨南大学文学院白杨教授——

A 三所高校合作总结加华文学经验

羊城晚报:这次研讨会为什么选择侧重讨论加拿大华文文学?

白杨:以三校合作的方式举办这次加华文学专题研讨会,有一个历史的机缘。2010年7月,由暨南大学、约克大学和加拿大中国笔会联合主办过一场“加拿大华裔/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大学、约克大学和温州大学会议成立了一个“加拿大华文文学研究工作坊”,由三校轮流举办学术研讨会、讲座,希望以此来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及传播。

从创作的成果看,可以说加拿大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的重镇之一。新世纪以来,有一批创作者推出了具有历史厚度和现实观照意义的作品,从

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到思想意识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空间。其中有的作品还被改编为影视剧,像张翎的小说《余震》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产生了跨媒介传播的效应。

B 不同于早期先侨移民的写作

挥的作用,在题材选择和历史意识的反思等层面都体现出独特性,扩展了以往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内涵。

此外,李彦、薛忆尧从不同视角对白求恩故事的重塑,也带给读者新异的感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白求恩,搭建起了中国和加拿大在历史上一段难忘的友好记忆。

还有曾晓文的作品,她比较多地描写移民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问题,并呈现不同族裔、不同生命经历的人们相互理解的情感,她称自己的创作是“身处叙事现场的移民书写”。

C 海外华文作家的“超限体验”

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弱势群体“他者”形象。即使在《沙捞越越战》描写马来西亚沙捞越丛林的原始与残酷,也并没有将长屋、猎头族等东方奇幻元素当作“西方”对“东方”的“窥视”与“猎奇”。

再以张翎的创作为例。她早期的一些作品,比如《雁过藻溪》还有伤痕文学叙事的痕迹,但从《金山》《劳燕》的创作中,已经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

羊城晚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以往比较常见的形式是按照地域、国别来分类进行,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白杨:的确有你提到的这种情况,但讲述的便利和对文学特质的评判还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个

讲述『中国故事』 在更广阔的世界语境中

海外华文:超越『怀旧』与『思乡』

图受访者供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白杨教授

羊城晚报:从您的阅读经验看,新世纪加华文学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优秀作品?

白杨:新世纪以来,加华文学呈现出不同作家代际、多重文学视野丰富发展的面貌。从创作的成果看,张翎的《金山》《劳燕》,陈河的《沙捞越越战》《米罗山营地》《天空之镜》等,都把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放入历史的追忆中,在一种世界性的视野中呈现中华文化的经验。

羊城晚报:海外华文文学的主题不再只是简单的“怀旧”与“思乡”,这种变化是如何呈现在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中的?

白杨:对创作的变化,有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做追踪讨论。正如东南大学的张娟教授谈到的,海外华文写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身份问题。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中,在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上,中国留学生与西方文化都存在不容忽视的鸿沟,可以说基于差异体验的身份焦虑成为海外华文反复书写的主题。

以陈河为例,他是这种变化中比较典型的作家。陈河很少



季进在《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一书中的访谈对象,已不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扩展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目前关于海外汉学的访谈著作并不少见,但在在我看来,都不像季进的这本访谈,能如此既宏观全局,又深入核心;既通透历史,又执着现状;既有理论深度,又是朋友间闲话家常,娓娓道来,访谈内容于不知不觉中,渗入读者心田,臻于物物细无声的妙境。关键还在于访

他山之石

我欲罢不能地读完了《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颇得欣然忘食的喜悦,并有多处共鸣

□乐黛云

为研究提供第一手鲜活材料

才能拿来应用吗?西方理论诸家并存,各有招式,真要进一家之门,沿一家之路,才能修成正果吗?西方理论各家自有一套概念系统,如果打乱这一既成系统,只取所需,会变得牛头不对马嘴吗?取其全套概念系统,用于中国文学实践,又是否会使中国理论有失语之虞?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这一在美国研究、品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家轴心”面对这一难关是怎样迈过的呢?他们的论述对我启发颇多。

夏志清一再强调要有自己的理论积累,他坚持“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他说:“只要是优秀的批评家,我都学,不管你什么派呢。”他认为不仅要写批评家的东西,还要看他所批评的作家。这个理论好不好,不仅一定要看他的原文和他批评的对象,还要看他走的路,他怎

么会这么评论。

李欧梵则进一步指出:“现在流行的是先看理论,几乎每一本书一开始就演出一套理论出来,如果你没有一个理论来开始的话,你这本书就好像是很传统、很落后的东西。”他抱怨说,“现在我们看得太多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理论基础上,用了一大堆新概念、新名词,可是却没有新材料、新结论”。他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是先找出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参照脑中储存的各种理论,得出自己的结论。

十分有益的。

王德威则尖锐批评了某些海外学者追随西方的当红理论,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以至于“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的现象。他认为对理论的关注,首先是为了磨炼批评的工具,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学术问题及其用心。任何理论和方法,其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其是否能增进我们对某一文学现象的了解之上。

读完这些海外汉学访谈,收获当然远不止于此。其他诸如有关人文主义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讨论,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与史诗传统延伸为话语模式、情感功能和政治思想来研究,区分“再现”和“代表”的不同,指出“不能因为我的任务是再现中国,那我就真的代表中国”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都给我以深深的启发。